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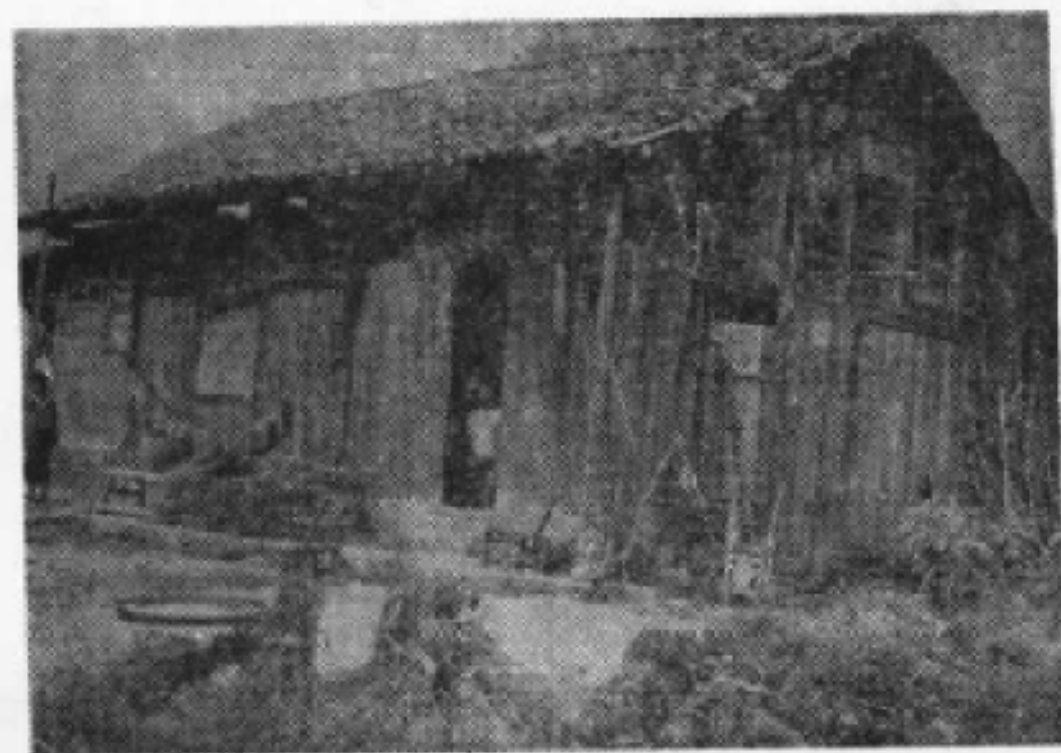
14184/23



“幼园者，严立三先生之园名也，故自称幼丁。不共戴天四字方春摩于三游洞之崖，兹再刻于先生手创之晒坪墓区，以与晒坪并垂不朽。

三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施方白识”
(以上碑句为严立三老友施方白题书，刊于碑石背面)

下图为严立三抗战期间在宜恩长潭河的旧居
(本页二图均为宜恩县政协文史办供稿 张建汉摄影)



赠我一本书，语重，自探立国千年典，
莫君三爵酒，形疎礼薄，难写回肠九曲深。
——董必武挽



1964年迎接周总理访问亚非十四国回京时，毛主席、章士钊（左一）、张难先（左二）、李书城（右二）在首都机场交谈。

（张彻生提供）



张难先抗战期间在宣恩长潭河的旧居

（宣恩县政协文史办提供）

主 编：曹永成
副 主 编：夏邦平

本 编 审：徐 恕 宇
特 约 编 辑：方 北 雁



1905年春，孙中山先生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当时在欧洲留学生中的几位革命领导人在一起。左起第一人为石瑛。

（柯蕙荣 供稿）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67

定 价： 1.60元

目 录

代释“三怪”

三老墨迹

严立三先生事略·····	梁漱溪 (3)
严立三先生传·····	袁守谦 (5)
回忆严立三老师·····	宋瑞珂 (24)
忆良师益友严重先生·····	韩 浚 (49)
终生难忘严重老师·····	王万龄 (59)
缅怀爱国将领——胞兄严重·····	严 正 (61)
缅怀二舅严立三先生·····	王炎森 (76)
三道街前宁静楼·····	白如初 (82)
严重先生创办的“训政讲习班”·····	李蔚青 (87)
严立三先生二三事·····	高国超 (92)
严立三先生在宣恩义务教育的点滴回忆·····	黄可兴 (98)
湖北“三怪”之一的张公难先·····	李飞鹏 (102)
张难先在湖北财政厅长任内的贡献·····	李之骥 (129)
张难先主浙略述·····	林 泽 (132)
感念张难先先生对我的殊遇·····	寄 萍 (134)
回忆岳父张难先·····	倪文木 (141)
张难老的文章、书法与绘画·····	刘泳萱 (148)
对先伯父义痴公的片断回忆·····	张宇声 (150)
张、石二老在建始的轶闻·····	孙式僚 (153)

张难先在宣恩为村姬撰联祝寿·····	宋 斌 (157)
关于张难先先生的两段回忆·····	涂国元 (159)
忆石瑛先生思想的转变和对革命的贡献·····	杨显东 (167)
我的公公石瑛先生·····	柯蕙荣 (179)
石瑛先生爱国主义的几个突出事例·····	贺有年 (194)
关于石瑛先生和汤池训练班的回忆·····	李范一 (199)
关于石衡青先生的片断回忆·····	金绍先 (205)
刚毅正直廉能福民的石瑛先生·····	赖景瑚 (209)
“民国以来第一清官”——石瑛·····	吴相湘 (218)
忆“湖北圣人”石校长衡青师·····	高启圭 (223)
感念恩师石瑛先生·····	李春初 (236)
公忠体国海人不倦的石瑛先生·····	陈 珣 (247)
石瑛先生帮助我脱离虎口的前前后后·····	姜云昌 (254)
怀念先伯父石衡青先生·····	石念曾 (258)

附 录 资 料

谈锡恩为湖北省西迁图书选择收藏处所问题写给严立三 先生的一封信·····	(263)
1924年邓演达写给张难先的一封信·····	(265)
关于石瑛先生在南京市市长任内处理外交事务的几则轶闻 事例·····	(267)

代释“三怪”

张 难 先

本文原系张难先先生1944年为石璩先生遗著所撰之《石蕲青先生言论集序》，开篇，即对“三怪”之称的由来及其内涵，作了确切而合乎当时历史背景的阐释，较之一般口头流传和散见于其他报刊的评议，更为言简意赅，读之可获启迪。

——编者

石蕲青、严立三、张难先，鄂人所号为三怪者也。其实彼三人者，皆以守常见恶于世，世知守常之太愚也，笑甚，太迂也，怜甚。可笑可怜之人，当然为世所怪。三怪名词，于以成立，而不知彼三人实极端守常者也。蕲青大父某，习儒术，笃伦常，教授乡里。蕲青幼承其训，弱冠列黉庠，登贤书，无科名习气，守常者也。旋留学欧洲若干年，无白人习气，守常者也。乙巳入同盟会为总理所器重，无党人习气，守常者也。归国屡任要职，交游尽显贵，无官僚习气，守常者也。世复震于迂愚之人，亦能致通显号闻人，或又以三杰目之。此三人之所以益悲也。去年蕲青病来陪都歌乐山就医，余亦就养于此，蕲青竟没于是，余为联以挽之曰：哭公祇有泪，提笔竟无言。盖明余素拙文词也。顷蕲青之故旧集其言论以为纪念，胡君忠民、贺君葆三，先后来书索序，私念蕲青非以言见于世者，余亦不文，奚以来，岂胡贺两君亦三杰我辈耶？因写此归之。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张难先序于歌乐山耻庐。

（选自《湖北文征》）

三 老 墨 迹



严立三书——

富貴不淫 貧賤不移 威武不屈

张难先书——

言忠信 行篤敬 雖蠻貊之邦行矣

石瑛书——

當仁不讓 見義勇為

严张石三先生在同社会曾任国家大事，刚果坦率，清介自持，时人以湖北三杰称之，亦有称之三怪者。

1938年武昌沦陷，同避于宜昌之三游洞月余，特请书此留念，别那间已二十余年。

1960年5月10日启东施方白记于白下区慧园里省人委宿舍，适逢予出世七十四年之纪念日。（白下）金陵故名。

（图片为张彻生提供）

严立三先生事略

严先生名重、字立三，中年后以字行，湖北麻城县人。1918年卒業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编者按：应为第五期），与粤人邓演达、浙人陈诚同学相友善，其后又同在广东任职于粤军第一师部队中，师长李济深其时兼任西江督办，因尝驻军肇庆及梧州。



严重（立三）

不得奉准而径去。去至杭州西湖上，为其所部阵亡将士营墓葬，建碑志。宁汉复合，蒋介石下野，国民党中央成立特别委员会，任先生为军事厅厅长。1928年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北省政府，以先生任民政厅、张难先任财政厅、石瑛任建设厅，时称得人，然

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创设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校长而李副之，先生及邓、陈等复共事于其间，邓与先生尽瘁革命教育，深得学生群众之心，最称军校一时骨干中坚。1926——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先生任第二十一师师长，隶属东路军，苏杭既下，兼任苏州警备司令。宁汉分裂，先生深感痛心，于两方均不愿追随，坚求辞职，即以所部交付副师长陈诚，

不久辞职去。1929年以后时局混乱，先生忧闷，退隐庐山太乙峰下种菜读书。虽置身世局之外，而其忧世也弥切弥深。1931年蒋介石捕邓演达，又杀害于狱中，先生愤慨痛悼，誓不再出。迄于抗日军兴，卒乃迫于共赴国难之大义，应邀见蒋于上海前线，膺命出任湖北民政厅长兼代省政府主席。比及武汉奔守，则退守恩施。1941年先生坚求辞职，但仍入恩施山区中主持军队屯垦事宜者一年余。1942年被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除一度到重庆预会之外，大半时间在成都乐山内江等处读书著书，手著《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之写订付印即在乐山借寓乌尤寺时。1944年回鄂，5月病故。寿53。笔者谨按：先生是1892年生人，长于我1岁，虽云同时代，然我之得承教于先生次数实不多，初次晤谈即在1927年先生为所部阵亡将士营墓葬于西湖时，对于先生性宗玄礼宗之说既备闻之，顾未能多所请益，然于先生人格精神则心仪诚服，印象甚深。先生于我似亦有了解，殆所谓神交乎。时局多事，我既奔走四方，竟无机会多聆教言。1943年我在桂林穿山承先生以《大学考释》见赐，每有转移，必蕴藏之行李中，而卒于1966年8月被北京红卫兵抄家时掠去。幸友人王星贤（培德）以其所存一册见赠。盖1943年星贤从学马一浮先生复性书院，曾同寓乐山乌尤寺中所得也。

一九七六年九月 梁漱溟谨识

梁漱溟，广西桂林人，为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早年参加同盟会，并担任京津同盟会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以后历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历届参政员。抗战胜利后，曾于1946年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各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任过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8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五岁。

严立三先生传

袁守谦

引 言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创校时，分编考录之学生为四个步兵队，上设总部队，置总队长，承校长命，并受训练部之指导，负学生生活管教及操场野外术科督练之责。一期学生施教约至中期，严重先生以战术教官兼总队长，迄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总队长一职，都是先生连任，至第四期才调为训练部及教授部主任，旋外调出任北伐军军职。军校教育到了二、三、四三期，增设了几个兵科，编队也加多了，合第一期及尚在学校受训第四期学生的总人数，约五千有奇，这些受过先生教导的学生，对于先生的学问、人格及其诲人不倦的精神，无不由衷地兴起崇高的敬仰，没有间言。先生于民国三十三年病逝湖北恩施，距今已三十五年，我起了多次念头，拟为先生写传记，总是迫于战事，迁延未能执笔，觉得非常负疚。幸而先生几册遗著孤本，还有录有副本的日记、读书录、杂著、文件等，都由颜道鵬兄带到了台湾，今复得以细读一遍，羹墙之影，警欬之声，感印益深，谨草此文，及年表一篇，以告亲炙先生训诲诸同学，与世之欲知先生行谊之人士。

家世及学历

先生姓严名重，字立三，晚年以字行，湖北麻城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年九月二日（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岁）。父宜焕先

生，有军功，做过江西新建县县丞，又任江西臬司文案颇久，以治狱精审，为迭任主管所倚重，后来调职安徽省颍州府通判，并摄理一个短时期的府事，大概在满清被推翻时解职了。母蔡太夫人。兄治卿。弟正，字公威，黄埔军校二期生。妹细姑，适王云章。夫人杨姓名佩秋，汉阳杨春泉知县女，民国二年与先生在安庆结婚，时先生二十二岁，夫妻终身相敬有加，到三十八岁时举一子，名善明，其前所育，都夭折了，这是先生家世的大略情形。

先生六岁在南昌寄寓家塾中启蒙，一直读到十六岁未间断，塾师也始终是钱尧峰先生。这期间，先生读过些什么书，无从查考，惟就宣统二年写有日记时起，常载有温习五经、四子书、史记、古文，及作文做诗之要领、写字执笔运腕之领悟等记录，可以推知先生曾经读过这类书籍，做过这些功课，且在科举未废以前，制艺时文，读过做过，也是意料中事。民国前四年冬季，先生考进安徽陆军小学四期肄业，民前一年武昌起义时辍学，参加了推翻满清帝制的民族革命大业，其详另章叙述。陆军小学于民国元年九月复课，先生回校续读，十二月以优等第一名毕业，三年五月获准入安徽陆军预备所补习，八月升学北平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第二期，五年九月毕业。是月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候补生队工科，六年三月入伍期满，编为军官学校第五期军官生，七年九月毕业。分派参战军服务。八年六月入参战军交通教练所速成班肄业，九年四月毕业。是月入陆军部无线电传习所肄业，六月直皖战起，传习所停办，八月复课，十年四月毕业。先生学校学业至是结束。

出处与事功

先生自谓：“平生出处可分为三期，辛亥参加起义，推翻帝制，为第一期；任教黄埔军校，参加北伐，驱除北洋军阀，为第

二期：出任省政，参加民族抗战，为第三期。”兹依其所示，分述如左：

第一时期：民国前一年八月（旧历），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陆军小学校。校中学生，在九月间纷纷走散，先生也请假到了武昌，投效义军，剪去辫发，作家书禀告父母，表示献身革命，义无反顾的决心。忠义军任先生为第二营司书生，先生不顾职位之高低，到职不久，憑其观察，憑其见解，慨然上书都督黎元洪，论推翻满清用兵之大战略，又上书忠义军统领王国栋，论武汉地区对抗清军攻守形势之得失，发抒了起义的雄抱。其上黎元洪书，亟言当时起义军固守长江汉水，以老清师之策略为非计，应该上联湖南军下荆州，断敌的右臂，下联九江军，登陆黄州，扼敌的东疆，此为三方环攻却敌之方，而大举进攻之策，则必须联闽粤江浙的水师兵舰，自渤海叩大沽以击其东，联川洛淮泗的陆军，渡黄河以击其南，号召晋陕之师，自大同宣化以击其西北，这样四面楚歌之势形成，清室没有不面缚衔璧以投诚的了。其上王国栋书，畅论兵法攻坚则瑕亦坚，攻瑕则坚以瑕的道理，而谓前此上黎都督书不报，终于见到了汉阳失利之事，今日重兵固守龟山青山，为我之坚，蔡甸河窄，守兵不多，敌若来攻，为我之瑕，故分兵自汉水上游渡河攻敌，乃为不可缓之图，两书又有一共同的建议，先生以为新募的士兵，与知识闭塞的民众，都不知道起义军之所谓义是什么？满清祸国殃民的罪恶是什么？这必须随时随地派人广为宣讲（意即宣传），士气才会振奋起来，民心才会向附而助我，此为我最大的疏忽，必须即刻改进。从上面两书的论点看来，虽然当时全国的政情，先生未必全般了解，但以弱冠青年，仅在陆军小学研习两三年，就有这种攻势战略的思想，及宣传为作战先锋的看法，如果没有学养基础，是不会具申这等意见的。这里还有一事值得一说，那就是先生上书黎元洪，虽然没有着落，而另一书却为王国栋所重视，要调他到司令部去

当差，先生认为他的建议，乃为大局着想，不是以此为进身的手段，因此谢绝了这位统领的好意，先生的人格，于此也可以窥见其端倪。等到清帝逊位，民国建元的春初，先生深感起义军各将领，思想陈腐，积习太深，而自身又位卑年轻，不能有所建白，就毅然离开忠义军，应友人之约东游徐州，但所谋未能有成，乃藉此机会旅行济南、泰安、曲阜等地，临黄河、登泰山、礼孔圣庙而回至安庆待命。九月陆军小学复课，得以完成其学业。

第二时期：民国十年先生将眷属安顿在南京居住，冬季到达广东，惟所存日记阙失民国八、九、十三年，其行止原委，无从查明，只知到广东后，出任了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某营副营长，营长为邓演达，邓为先生同期同学，此行当然是受了邓的邀约。十一年粤军第一师奉命北伐，先生参加五、六两月南雄至赣州间各次战役。十二年一月邓演达升三团团长，先生随升该团中校团附兼第一营营长。是时，总统府明令讨伐陈逆炯明，一月至十一月，先生率所部在西江、东江各地与陈逆部队作战十有余役。在这两年的军旅生活中，先生目击当时军中许多措施，如重赏组织敢死队，死刑处决逃兵，以及友军之纪律废弛、将领生活糜烂、残暴人民、干涉地方行政等等行为，认为都是军人的耻辱，不时发出感叹。经向邓演达多次陈明，决心退出戎马阵营，到十一月得到邓的谅解，允其回去南京休息，这一段经历，该是先生出处的序幕。十三年，总理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参与筹备，邀先生前往服务，从教育入手，培植新生干部、改革军队恶习、建立革命新基，是先生一向的主张，因此欣然就道。三月到广州，任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五月开学，任战术教官，八月调兼学生队总队长，十一月杪，一期学生毕业，先生率领二期学生各队移驻广州市北校场，称为分校，校务由先生总揽。但开课之后，行政方面对于教委之配合，诸多棘手，先生觉得难以发挥教育功能，时萌去志，卒于十四年一月以

料理私事为由，请假回南京了。回到私寓，即订定潜心做学问计划，颇有不再出任公职之意愿。及至二、三月间，听到了党军东征与东江战事消息，先生却以未能献身此一战役，深深感到不安，然又不欲立即中辍其正在草拟“道学宣言”之写作课程，心情非常徬徨，旋以校长蒋公、党代表廖仲凯先生迭致函电驰召先生，乃摒挡再至广州，时第一次东征战事已告结束。六月，先生奉命仍任学生队总队长，时二、三期学生均在施教，九月，二期学生毕业，十五年一月，三期学生毕业。是月，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四期学生在校，调先生为训练部主任，五月，调任教授部主任，六月，调任北伐总司令部训练处长，先生从事之军校教育任务，终止于此。综观先生施教态度与教授方法，平实而专一，诚笃而谨严，每日先学生而起，与学生生活打成一片，充分发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精神，尤以在操场上，观察极为周详，于收操时，讲评其得失，善则奖许之，遇有错误，必反复指陈训诫，或示范要求其改正。官长、学生亦有苦其训导过严而繁者。我在二、三期时，任总队部教育副官，偶尔反映此情于先生，先生说：“矫正受教者的错误，是师道的神圣责任，知其失而不言，言而不透辟，即有失我的职责，他们久后，自然会体会到我这点苦口婆心不是误人子弟的。”到了晚上，先生总是后学生而就寝，一以准备课业，一以做些自己的功课，到了周末，更是繁忙。盖军校课程，有全期计划，有每周预定之进度，这预定表，先生总是飭我先拟初稿，呈阅时，必指出某处没有针对上周的得失，某处不合典范令的规定，某处违背了战术的原则，命照其指示重拟，然后作最后的核定，因是一表之成，常在夜深或星期日上午。此是先生对我个人的督教，既纯挚，又殷切，从不觉有厌倦意态。至于先生律己之严格，生活之俭朴，处事之正直，在学生之心目中，不期然建立了最崇高人格的偶像，故其所发生潜移默化影响，亦至深远。十五年六月，国

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先生东调为总司令部训练处长，八月，兼任补充师师长，积极补训新兵，十一月开拔至韶关，转入江西，加入北伐军行列，十二月到达赣州，先生间道至南昌晋謁总司令蒋公，请示机宜。其时，补充师番号改为二十一师，战斗序列隶属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之一，东路军总司令为何应钦将军，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将军。十六年一月，二十一师全部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一月二十九日进击洋埠游埠孙传芳所属孟昭月部敌人，展开序幕之战，二月三日攻入严州，十三日进至浪石埠，敌人在此处部署重兵，顽强抵抗，激战至十四日晚上，终于把他们击溃，至是敌人之实力与士气，摧毁不可收拾，节节败退，我军乘胜追击，十九日进占杭州，二十三日进占嘉兴，随向左翼进展，三月十八日攻入吴江，二十一日攻占苏州，除吴江一役外，其余各地，均无激战。四月七日全师集中南京，待命向江北推进，浪石埠之役，二十一师虽赢了一场光荣大胜仗，但官兵的伤亡，却极惨重，先生看到阵亡枕藉，以及受伤呻吟的官兵，一如在广东作战时不时发出感伤的叹息。又在其日记中记有某役料敌未当，某地用兵欠稳许多自责语，流露着战阵之事，非其所长的感想。加之军校一至四期学生，以其时容共政策之故，就属有共产党员在里面，且在学校中发展其组织，故北伐军各部队中，都有他们的人充任各级干部。南京光复之后，宁汉分裂，中央厉行清党，此时，“二十一师掩护共产党徒”之谣言，颇在外间流传，先生以为罔顾事实，听了非常灰心，基于这两重因素，先生下了坚定的决心，自此摆脱军旅生活，即一再恳切向总司令蒋公辞去二十一师师长，于四月十一日移交该师六十三团陈诚团长代理。先生卸职后，回到杭州休息，并督率办理结束事务的部属做了两樁事情。先生一生公私分明，廉洁清介，二十一师在补训期间，就明令在师、团、连部中组织经理委员会，规定遴选下级干部及士兵参加，定期审核清结帐目，公布收支，务

使各单位的官兵，都知道经费使用情形。军队有审查经费组织之设置，当以二十一师为嚆矢。先生既对经费公开如此重视，故其师长任内之移交，实做到丝毫不差，我在二十一师出发时，由连长调任为经理处长，移交任务，由我负责，这笔移交帐目数字，至今还保留着，除拨出作为建筑阵亡将士公墓之经费外，计有现金银洋四万六千元、中央大洋券三万六千元、三省通用券四万元、国库券五万七千六百元，全移交后任接收了，此是一事。其次在西湖南高峰半山建筑一座阵亡将士墓，在战事开始之时，先生曾规定要掩埋阵亡官兵的遗体，并在掩埋处树立标记，记明死者职称姓名，在建墓时，命我派员到江浙各战场蒐集火化，运其骨灰封窖墓窟中，墓上建一纪念塔，颇为雄峻，计运回之骨灰约二百余具，安葬时先生颇为慰，惟死事者实不止此数，以未及掩埋或未立标记，无法指认，先生軫念他们，表示非常遗憾。纪念塔后建有楼房，中陈列有姓名官兵之灵位，及若干官长之相片（其中职位最高者为营长赵敬统，军校一期学生，河南人），此又是一事。于此一事之处理，可以看到先生实事求是之精神。总之，先生治军，有其基本原则，民前一年先生自陆军小学假归时日记有载，“父语予，用兵之道，奇正相生，权诈百出，非尔所长，参议得失，论辩是非，从事于文墨之场，尔庶能之。予曰，机谋受诈，固非予之所长，然居己以恭，抚众以义，行事以敬，对敌以诚，此予所愿学也。诈而成功者固有之，诚而愎事者，未之见也。”先生此处所说之诚，盖即认真不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意。及至率师北伐，则倾其全力以发扬革命精神，自广州出征时，曾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二十一师实践国民革命之官兵守则，不仅要求军队纪律严明，与民众相结合，同时也宣导民众接受革命之号召，与国民革命军融成一体，故二十一师所到之处，军誉雀起，倍受民众之拥戴与协助，得以先声夺人之势，瓦解了敌人士气。至于视官兵如子

弟、与官兵同甘苦，乃是先生的习性，临阵时，广搜情报，详睹幕僚，洞察敌军之企图，然后定谋而动，动则必以勇决之进取心，坚苦之持久力，以达成其预定之战果，则又是先生的军事素养。先生统御军旅，虽短短不足一年，却已为北伐战史写下辉煌之一页，尤可贵者，先生当年改革军队之理想与抱负，均能躬自一一付诸实施，还有曾受先生陶冶的学生，遍布于国民革命军各部队中，多不负先生在军校时之教导，使百万雄师，蔚成有新生命之革命武力，此在先生第二期出处事功中，最为重要最值得称颂之史页。

第三时期：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日寇进犯芦沟桥，举国动员的抗日大战，随即展开，十月委员长蒋公电召先生赴国难，先生慨然放弃其十年来入山惟恐不深之做学问生涯，束装入京，面陈方略，又至苏州前线，访问慰劳各高级指挥将领，并提供作战意见。十一月，委员长命先生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先生赴难，原拟本其所学，参赞军事机宜，地方行政，雅非所愿就，但辞不获准，遂回鄂，于是月二十九日接长民政厅长，二十七年七月省政府改组，先生以民政厅厅长代行主席职务，时寇犯日深，先生于机关学校之迁移、公物器材之转运、都市民众之疏散、外来难民之安置，以及地方应战应变之方案，端绪纷纭，一一规划，付之实施，到了武汉撤退前夕（十月二十五日），始乘轮西上，驻宜昌，设行署，布置未来战局各种因应时宜，抚辑流亡，抢救青年，抢救物资，再迁省属各机关于恩施，力惫形痛，至废寝食，先生体气素弱，而繁剧日增，深感难以胜此重任，十二月至陪都重庆，呈请辞职，当被慰留，二十八年一月，中央明令派先生代理省主席。五月，先生再至重庆，与有关方面洽商省府局部改组人事，定案后，改兼建设厅长，终以常驻宜昌，厅长职务，再请准另行派员代理。十月至衡山，出席军事会议，会后至桂林考察广西省政，二十八年至次年五月之间，先生